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APPLIED LINGUISTICS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编

第 2 辑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Applied Linguistics

第 2 辑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编



2013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 第 2 辑 /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
汉语研究中心编.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10042-7

I . ①汉 … II . ①北 … III . ①汉语 — 应用语言
学 — 文集 IV . ①H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269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

第 2 辑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0042 - 7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 1/4

定价：38.00 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经费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资助。

编 委(按音序排列)

陈 绚 江 新 陆俭明 施春宏

石 锋 王建勤 张 博 张西平

赵成平 郑艳群 周建设

目 录

有关汉语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几个问题	陆俭明	1
国际汉语教育的本旨是汉语教学	赵金铭	11
论汉语二语教学的独立性	冯胜利	19
应用语言学学科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李晓琪	28
新形势下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理性思考	王建勤	43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几个学理问题	孙德金	52
关于学科建设与教师的培养和发展	吴勇毅	62
突出特性,体现共性,强调应用——汉语二语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		
创新	周小兵 张世涛 邓小宁	69
国际汉语师资培养与学科定位问题	陈申	78
对外汉语教学的师资培养要重视实践环节	杨晓黎	87
关于社会培训机构汉语教师的评价规范	张宝林	92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与中文专业课程设置的区别	杨同用	100
对外汉语综合课课堂导入考察与分析	吴丽君 刘懿萱	107
中国小学汉字教学与对外汉字教学之比较	潘先军	123
从语篇层面看对外汉语语法教学	张黎 高一瑄	133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体系中的文化教学原则与策略研究	李鑫	140
对国别化汉语教材的思考——从韩语母语者的高级口语教材编写		
所想到的	黄玉花 李轶	148
全日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实习与就业情况调查——以云南大学		
为例	赵倩	155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比喻词研究——以“仿佛”为例	李胜梅	166
也说语气副词“并”的语法意义及其教学	徐峰	177
汉语中介语混淆误用词词类分布考察分析——基于汉语中介语		
语料库的调查分析	李华 宋柔 黄志娥	188

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留学生习得定指的实验研究	姚倩	197
日语母语者汉语阳平和上声的知觉训练	孙悦 张劲松 解焱陆 曹文	204
中日被试阳平和上声的感知研究——平均音高、拐点位置以及调境 影响	张劲松 邹婷 曹文	214
泰国学生在非目的语国家学习汉语的策略——以瓦莱叻大学中文系 学生为例	徐佩玲(Pairin Srisinthorn)	225
痴迷类后缀“迷”、“狂”的组配条件——兼论痴迷类后缀的范畴分布	翟甜 孟凯	237

补白

商务印书馆 2012 年度语言学出版基金评选揭晓	10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度语言学出版基金评审工作启动	68
商务印书馆举办“2013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	132
北大本《现代汉语》(增订本)出版	165
《微观西藏》(汉英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76
《汉语儿歌挂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6
《漫话中国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36
《阳光故事汇·趣林童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44
《阳光故事汇·古今笑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44
编后记	245

有关汉语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建设 与发展的几个问题^{*}

陆俭明

摘要 本文就有关汉语应用语言学的以下诸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本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二)汉语教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和作为“国家的、民族的事业”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三)本学科在国际第二语言/外语教学学术领域中的话语权问题；(四)关于汉语教师的培养和培训问题；(五)关于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问题；(六)关于汉字教学问题；(七)关于“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 汉语应用语言学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 汉语教学

现代意义上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以下简称“汉语教学”)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汉语教育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汉语正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注目,受到各国年轻人的青睐,汉语在不少国家正逐渐成为热选的外语。而到我们国内(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或是香港、澳门)来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人数,继续逐年大幅度地增加。2005年以来,历年来大陆学习汉语的人数大致如下：

2005年 141000多人

2006年 162000余人

2007年 195000余人

2008年 223000余人

2009年 238000余人

2010年 265000余人

2011年 276000余人

2012年 300000余人

在越来越多的外国青年和外国朋友眼里,中国充满了巨大的商机,蕴藏着巨大的财富,又拥有神秘、深邃而古老的文化,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学好汉语。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学

* 本文根据我在“汉语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2012年8月20日、21日,北京:北京语言大学)闭幕式上所做的会议总结改写而成。

好汉语,就意味着掌握了与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交流的机会,就意味着能进入中国的文化宝库;对有些年轻人来说,学好汉语也就意味着能取得进入拥有 13 亿人口的庞大市场的钥匙。他们学习汉语的目的也逐渐趋于实际,或为了了解当今中国,或为了了解中国文化,或为了能取得一份直接或间接跟中国有关的、不错的工作——或在本国国内当一名中文教师,或在本国国内与中国(包括港澳台,下同)有关的某企事业单位工作,或被派往中国工作,或自己到中国找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与世界无疑越来越贴近了。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全面开展汉语教学的历史毕竟还不是很长,在这方面还缺乏成熟的经验;汉语教学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甚至某些基础性的问题,还缺乏必要而又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就有关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谈些自己的意见,以求教于大家。

一 关于本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

一般所说的汉语教育,实际包括三大部分——一是语文教育,其对象是国内汉族公民;二是国内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其对象是国内少数民族公民;三是国际汉语教育,这包括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海外的面向非华侨华裔的汉语教学以及海外的面向华侨华裔的华文教学。除了语文教育外,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汉语教育都属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一般简称为“汉语教学”。

汉语教学的性质与归属,学界看法不一定完全一致,且有许多学理的问题需进一步研讨。但是,汉语教学是否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目前已无异议。大家知道,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学科的知识形态,二是学科的活动形态,三是学科的组织形态。学科就是知识形态、活动形态和组织形态的统一体。就上述三方面来说,汉语教学已成规模,且已有足够的成果显示。因此今天大家都承认汉语教学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且认为是一个涉及多个学科的交叉性学科。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也必须取得一致的认识,那就是汉语教学应以什么教学为基础,这将关系到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学界多数人认为,汉语教学应以汉语言文字教学为基础。为什么汉语教学必须以汉语言文字教学为基础?理由是:

第一,汉语教学最直接的目的是,设法让外国学生在最短的时间里最快、最好地学习掌握好汉语。这也可以说是汉语教育的核心任务。有人强调要通过汉语教学让外国学生了解灿烂的中华文化。这个想法当然很好,确实也需要注意。但是,如果我们进行汉语教育的结果,外国学生汉语过不了关,那他们也不可能来了解中华文化。

第二,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所提出的问题,主要或大量的都是汉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

因此,汉语教学的基础教学是汉语言文字教学,尤其在初级阶段的汉语教学中,从整体上来说,其他学科方面的教学都是为而且也必须为汉语言文字教学服务的。

如果大家在上述问题上能取得一致的看法,那么汉语教学应该是一个以汉语言文字教学为基础的、涉及多个学科内容的交叉性学科。(陆俭明,2004)或者说这是一个以作为外语/第二语言的汉语能力为核心、以“教”和“学”的规律为旨归、以实际效应为结果的交叉学科。(冯胜利,2012)这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而又以某些理论为支撑。这个学科,考虑到跟国际接轨,作为学术命名,汉语教学这一学科称为“汉语应用语言学”是恰当的,科学的。

汉语教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这个发展过程就是创造、借鉴、继承、再创造、再借鉴、再继承,如此循环往复。汉语教学今后的发展也将遵循这一发展规律。

二 关于学科与事业的关系问题

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中央明确提出:“对外汉语教学是国家的、民族的事业。”这一指示无疑是正确的,这说明了汉语教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事业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树立这一观念将能更好地激励从事汉语教学的领导与教员必须具有高度的教育责任心。但是,不能认为汉语教学与事业就完全是一码事儿。必须明了,汉语教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更多的是从教学质量、教学效果特别是学习者学习掌握汉语的实际水平与程度,从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模式与方法的革新以及学科理论建设,从人才培养等方面来考量;而作为一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更多的是从国家发展战略,从政治、经济效益方面来考量。二者的关系如果处理得好,彼此确实如李泉(2012)所指出的,可以“互为依托、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不过,如果处理得不好,就未必了。近十年来的汉语教学,从事业的角度说,可以说搞得轰轰烈烈,几乎全球皆知,有好的效应,也有负面影响;可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说,实在进展不是很大,甚至出现了“视汉语教学为小儿科”、“认为汉语教师只能做个教书匠”等观念的回潮现象。“视汉语教学为小儿科”、“认为汉语教师只能做个教书匠”等观念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很盛行,经过对外汉语教学界众人的努力,到 90 年代好不容易扭转过来了,可是近来又回潮了。这就是二者关系没有处理好的后果。我们应该正视这个情况,无需回避。必须认识到,二者关系如果处理得不好,汉语教学无论作为学科也好,作为事业也好,都会出现负面效应。学科和事业不

是对立的,它应该是互动的。事业要以学科为基础,“事业要发展必须尊重科学,树立学科意识”(孙德金,2012);而“事业的发展有助于学科的发展”(李泉,2012),因为事业的发展会不断对学科提出新的要求和研究课题,从而给学科带来挑战与机遇,推动学科的发展。(吴勇毅,2012)我们不能光要事业,不要学科;我们也不能光考虑学科而不考虑事业的发展。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 关于本学科在国际第二语言/外语教学 学术领域中的话语权问题

现在可以这样说,我们汉语教学在国际第二语言/外语教学学术领域没有多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这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取得话语权不是靠宣传,更不是靠大吹大擂。现在之所以没有话语权,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我们汉语,就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口来说,居世界语言之首,但如果以非汉语母语者使用汉语的情况来看,汉语还是一个弱势语言,而且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弱势的语言。不是说现在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超过 4000 万了吗?且不说这个数字是否确实,即使确实也只有 4000 多万,而其中 70%—80% 是华侨华裔子弟;再说,在这 4000 多万人中绝大多数还只是能说上几句日常汉语口语而已。因此说,汉语还是一个相当弱势的语言。汉语要成为强势语言,我们国家实际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这是先决条件或者说是前提条件,但光有这个条件还不行,还得靠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这是一个关键性因素。(陆俭明,2005)假如有一天在多数学科领域或在一些重要的学科领域,凡是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非查找中文文献资料不可,到那时不用宣传大家都会争着来学习汉语。

第二个原因,我们在汉语教学的理论建设方面还很差,我们更多的是引介,我们缺乏深入钻研,更缺乏探索与创新。这样,我们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领域,既无达到世界水平的很有创新性的标志性成果,也还没有产生一定数量的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术代表人物。当然,我们已经有一批代表人物和学术骨干,但他们的影响范围还只是局限在汉语教学界,或者说中文教学界。

怎么才能产生达到世界水平的很有创新性的标志性成果,怎么才能产生一定数量的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术代表人物呢?这就涉及现在人们常说的“三教”(教师、教材、教学模式与方法)问题。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来了,明确指出:“要保证对外汉语教学质量不断提高,需要有多方面条件的支持。除大环境外,重要的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需要有一整套高质量的汉语教材,需要有高效率的教学方

法。”(陆俭明,1999)但是 20 多年过去了,至今未见有很显著的研究成果,未见有根本性的变化。而大家对“三教”问题也缺乏深刻的认识。其实并不只是汉语教学才有“三教”问题,任何领域的教育事业,要确保教学的优质高效,都必须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必须要有高质量、成系统的教材,必须要有具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好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而这三者都得由科学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作为支撑,都得以科研引航。不以科研引航,“三教”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相应的,汉语教学若不以科研引航,不引导、鼓励广大汉语教师搞科研,具有世界水平的、很有创新性的标志性成果也不可能产生,一定数量的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术代表人物也不可能产生。

四 关于汉语教师的培养和培训问题

现在我们的汉语教学已经从传统的“以教为中心”(teaching perspective)转向“以学为中心”(learning perspective),这应该说是汉语教学的可喜变革。但是,教学质量的提高,关键还在教师。上面所说的“三教”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教师问题,即“三教”问题的核心是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和高素质的汉语教学管理人才。有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有高质量、成系统的教材,也才能有具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也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也才能将汉语教学学科建设不断推向前进。因此面对蓬勃开展的汉语教学,如何加速培养高素质的汉语教师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汉语教师培养上,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培养标准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汉语教师,我们的汉语教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与心理思想素质;二是培养模式问题。在这两方面目前大家都还在不断思考与探索,意见也不尽相同。

关于培养标准、培养模式的问题,在业内已经谈论得很多,总起来说共识多于异议。大家一致认为,作为一位汉语教师必须具备应有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思想心理素质。至于具体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什么样的能力结构、什么样的思想心理素质,看法就不完全一样了。我认为,有关汉语教师的培养与培训,当前有三个问题急需引起大家足够重视。

一是“汉语教师是否需要分类要求、分类培养”的问题。

现在在汉语教师培养上,存在着一刀切和缺乏针对性的问题。周小兵早在 2007 年就指出,“学生是成人还是少年,对教师要求不同”。我很同意他的意见。我想,起码要区分两种培养目标:大学任教的汉语教师和中小学任教的汉语教师。在大学任教的汉语老师常常会面对学生提出有关汉语言文字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为什么”问题,大学的

汉语教师就得有责任、有能力去回答、解决这些“为什么”问题,因此大学任教的汉语教师当然需要教学技能,但更需要有汉语言文字学的功底,需要有针对汉语言文字某要素开展独立研究的能力,需要有汉语教学实践研究和汉语习得研究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而中小学的汉语教师一般不会面对上述“为什么”的问题,他们所面对的是,怎么组织好各个环节的教学活动,怎么引发学生的学习汉语、汉字的兴趣——这是他们需要关注的主要课题,因此中小学任教的汉语教师,当然需要一定的中文知识,但更需要外语能力、中小学教学的教学技能和艺术,以及少儿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知识。记得吴勇毅在2007年的一次报告中谈了这样一个事实,上海要为美国芝加哥输送中小学汉语教师,美方提出的两个条件是:英语好和具有几年中小学教学的经验。这可以作为佐证。

二是“在汉语教师的培养或培训过程中,怎样处理好‘应然’(汉语教师应该具备什么,应该怎么样)研究和‘实然’(教师实际上具有什么,教师实际上是如何表达自己的知识的)研究”的关系问题。

目前我们所开展的汉语教师培养与培训是遵循以“应然”为主的教师培训模式,这无可非议。但是,需要重视并大力开展“实然”的研究,并将其成果转化到教师培养和培训中去。这也就是说,我们固然要关注并研究“应然”的问题,但首先需要关注并研究“实然”的问题。“实然”情况不明,如何能有针对性地培养和培训汉语师资呢?事实告诉我们,“应然”的问题并非一成不变的,它需根据“实然”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因此“应然”研究应建立在“实然”研究的基础上。(吴勇毅,2012)

三是“开展海外国际汉语教育,怎么解决好海外汉语教师”的问题。

国际汉语教育的开展必然带来汉语教师不足的问题。如何解决好海外汉语教师不足的问题,目前的主要做法是大量派出志愿者汉语教师。从长远来看,此非上策。海外汉语教师的培养,从长远来看应立足于培养越来越多的本地教师,而不是立足于外派大量志愿者汉语教师。必须认识到,只有当海外的汉语教学基本上都由当地汉语教师来教,汉语才真正能走向世界。

总之,在汉语教师培养模式上,要坚持三条:一是分类要求,分类培养。二是在专业培养上,无论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或博士生教育,也无论教师培训,都必须以“立足学科建设,深化学科内涵发展,坚持培养质量,注重提高以汉语言文字知识水平与研究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质”为指导思想。三是海外汉语教育的汉语教师应立足于培养当地汉语教师。

五 关于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问题

语言教学离不开文化。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文化上的差异,必然要求在语言教学中要重视文化问题。提出并强调重视跨文化交际问题也是基于上述认识。美国的外语教学就非常强调 culturally appropriate。现在的问题是,对文化教学怎么个重视法?该重视什么样的文化?目前在国际汉语教育中,关于文化教学与语言文字教学的关系,应该说存在着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深入反思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需要强调什么样的文化?目前所强调的是两种文化内容,一是我国的古代文化;二是反映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风貌与精神的中华技艺,如太极拳、红绸舞、中国书法绘画和剪纸等。这两种文化内容可以搞,其积极作用在于可以引起外国人兴趣,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关注中国,学习汉语,但决不能当作文化教学的主流,更不能取代汉语言文字教学。上述文化内容只是一种知识文化和技艺。我认为比起知识文化与技艺来,交际文化更重要。在汉语教学中,我们更要注重讲明那些可能会影响交际,或者交际中实际需要的互动性的当代文化,而不是静态的古代文化和技艺。

第二个问题,即使在宣传中国古代文化和技艺中,目前在国际汉语教育中正如赵金铭(2012)、李泉(2012)所指出的,也有些急功近利,讲述过于直白,多少带有为介绍中华文化而讲文化的倾向;而我们的媒体更是片面宣传“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向世界彰显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魅力”、“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智慧和灿烂文明”、“汉语教学是手段,传播中国文化才是目的”、“不能只讲授语言的应用,而不深入到文化的内涵”、“外国人要学的是中国文化,不是汉语”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激的、非常片面的导向,其结果不仅大大削弱了汉语言文字的教学,而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这也不是策略之举,更不是科学之举,反倒有损中华文化的传播,引起一些国家的反感与不安。我同意赵金铭(2012)的看法,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教语言、学语言必定伴随着文化,更何况汉语和汉字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汉语教育必然同时伴随着文化教育,而这种文化教育更应该是润物细无声,更应该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这样的文化教育才能深入骨髓。

第三个问题,用中华传统技艺冲击汉语言文字教学。上面说了,中华传统技艺可以搞,它可以引起外国人兴趣,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关注中国,但不能当作教学的主流,更不能取代甚至冲击汉语言文字教学。

在文化教学问题上,我们的老前辈吕叔湘、季羡林、朱德熙等先生都一再强调,首先要教给外国汉语学习者的是汉语本身。因此,作为汉语教学的领导也好,作为汉语教师

也好,都必须明确认识,汉语教学最直接的目的是设法让外国汉语学习者在最短的时间里尽快切实地学习、掌握好汉语。只有达到了这一教学目的,才真能做到汉语教学、中华文化传播双赢。

六 关于汉字教学问题

上面说了,汉语教学最直接的目的是如何让外国汉语学习者尽快地学习、掌握好汉语。此外,还要考虑如何切实提高学习者的汉语语言能力。外语学习是口耳之学。俗话说曲不离口,拳不离手。促使学习者切实提高语言能力的根本办法是实际的操练,而其中最有效的办法是大量阅读、大声朗读,不断由模仿写作到有创意的写作。外语学习重要的不是掌握理论规则,而是要逐渐培养起目的语的语感。这种语感只有在大量阅读、大声朗读中才能获得。在这方面我们的古人,我们的前辈不仅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而且有理论。我们的先人很看重朗朗书声;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说的是母语学习,外语学习也是如此。因此,一定要设法引导学生“大量阅读、大声朗读”。这一点,胡明扬先生生前也很强调。

要能让汉语学习者阅读或朗读,先决条件是要学习掌握汉字。赵金铭早就说过,在汉语教学中不能掌握汉字的学生,至多是个会说汉语的文盲。(赵金铭,2004)如今李宇明又说,在汉语教学中不能掌握汉字的学生,最终可能会放弃汉语。(李宇明,2012)这些说法一点儿也不过分。对西方的汉语学习者来说,所谓汉语学习难,其中主要一个难点就在汉字学习上。有人说汉字学习不难。我希望能有出乎意外的神奇的汉字教学法,真能让外国学习者,特别是西方汉语学习者比较容易地学会掌握汉字。在海外我了解到有两种汉字学习进展顺利的情况。一是在法国。法国汉学家白乐桑(Joël Bellassen)针对传统的“以词带字”的“词本位”汉语教学模式的弊病,提出了“以字带词”的“字本位”汉语教学理念与汉语教学模式。按传统的以词带字的“词本位”汉语教学模式,对于汉字只是简单地一笔一画地教——教认字,教书写。这不仅不能满足西方学生希望解开汉字之谜的要求,而且会产生学习汉字的畏难情绪。而白乐桑先生的“字本位”汉语教学模式,从教汉字入手,而教汉字不是只简单地教一笔一画的书写法,而是对由他研究确定的400个常用汉字,讲每个字的字源,讲每个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的形体变化,讲字里的文化,讲每个字的字义字音,讲每个字的笔画,讲每个字的笔顺,讲偏旁,讲每个字的汉字部件与结构组合,讲由字到词的组合。(白乐桑,1989、1998、2002)这样的教法可以让学生得到解开汉字之谜的满足感,可以引起学习者的兴趣,可以培养学习者认识、掌握汉字的自豪感,从而有利于汉语学习。白乐桑先生提出的“字本位”汉语教学

模式在法国汉语教学界普遍推行,获得较满意的效果。二是在意大利。我在罗马大学和威尼斯大学访问时,特意询问汉字教学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汉字教学在这里不是个大问题”。我问:“为什么?”两个大学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说,意大利学生在学习上有一个特点,越是神秘的东西,越是不好学的东西,学生就越有学习、钻研的劲头。因为汉字神秘,因为汉字难学,所以学生就更有兴趣学。意大利学生这种学习汉字的劲头可能跟他们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有关。我觉得,汉字难学的问题,我们不必讳莫如深,而应正视它,这样才能用心地探索出加快汉字学习的好办法。

七 关于“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问题

“汉语教学本体研究”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本体研究”的简称。关于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问题,我已经在2007年发表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本体研究和汉语本体研究》一文中做了论述,既说明了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更说明了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具体研究方面。(陆俭明,2007)在这里,我再次呼吁要树立“进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本体研究”(简称“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理念,并进行实质性的研究,以利于推进汉语教学。

汉语教学的本体研究跟汉语本体研究当然有紧密的联系,但毕竟是性质不同的两类研究——二者研究目标不同,研究范围不同,研究思路不同,研究要求不同,研究成果的语言表述也不同。汉语本体研究更多、更需思考的是怎么通过研究构建相应的汉语研究的理论方法系统,以进一步指导汉语研究,在表述上可以而且需要运用大量名词术语和各种符号;而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特点是始终将“研究”跟“教学”捆绑在一起,即从汉语教学的需要出发,其研究成果能服务于汉语教学,能用诸于汉语教学,在表述上尽量少用名词术语,基本不用符号,文字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像词语和句法格式的用法的研究,词语和句法格式的语言要素教学排序的研究,中介语研究和中介语语料库建设等,是汉语本体研究不太过问的,而这些都是汉语教学本体研究所关注的研究项目与内容。

参考文献

- 白乐桑 (1998) 《汉语言文字启蒙》,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 白乐桑 (2002) 《说文解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冯胜利 (2012) 论汉语二语教学的独立性,在“汉语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2012年8月20日,北京语言大学)上的报告。
- 李 泉 (2012) 国际汉语教学:学科与事业,在“汉语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2012年

8月20日,北京语言大学)上的报告。

李宇明(2012)重视汉字教学,在“汉语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2012年8月20日,北京语言大学)上的书面报告。

陆俭明(1999)关于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基础研究之管见,《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陆俭明(2004)增强学科意识,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陆俭明(2005)汉语走向世界与“大华语”概念,《中国社会语言学》第2期。

陆俭明(2007)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本体研究和汉语本体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孙德金(2012)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几个学理问题,在“汉语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2012年8月20日,北京语言大学)上的报告。

吴勇毅(2007)海外汉语教师来华培养及培训模式探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3期。

吴勇毅(2012)关于学科建设与教师培养和发展,在“汉语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2012年8月20日,北京语言大学)上的报告。

赵金铭(2004)“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赵金铭主编《汉语口语与书面语教学——2002年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赵金铭(2012)国际汉语教育的本旨是汉语教学,在“汉语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2012年8月20日,北京语言大学)上的报告。

周小兵(1996)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周小兵(2007)海外汉语师资的队伍建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5期。

Joël Bellassen、Zhang Pengpeng(1989) *Méthode d'Initiation à la Langue et à l'Écriture Chinoises*《汉语语言文字启蒙》,La Compagnie。[Joël Bellassen即白乐桑;Zhang Pengpeng即张朋朋]

(100871 北京大学中文系)

商务印书馆2012年度语言学出版基金评选揭晓

2013年3月19日,商务印书馆举行2012年度语言学出版基金评议会。经评议委员会专家评议并投票,方梅《浮现语法:基于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研究》、完权《“的”的性质与功能》入选基金资助项目。

该基金设立于2002年,由商务印书馆斥资100万元,用于资助国内语言学著作的出版。每年年底评选一次,今年为第11届。凡获基金资助的著作,均列入商务印书馆“中国语言学文库”出版。

国际汉语教育的本旨是汉语教学

赵金铭

摘要 论述国际汉语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之间的沿革与拓展关系,论证国际汉语教育的学科属性与学术定位,提出国际汉语教育名下各类教育资源的整合问题,主张探寻国际汉语教学的一般规律,进一步发展国际汉语教育的深刻内涵,正确理解语言文化密不可分之关系。

关键词 国际汉语教育 学科属性 资源整合

近年来,随着汉语加快走向世界,“国际汉语教育”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我国以接收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为主的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并融入国际汉语教育发展和建设的巨大洪流之中,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另一个角度看,国际汉语教育的迅猛发展,正是承袭了几十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积累的宝贵教学资源,传承了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研究的优良传统,从而发展成为一个内涵更深、外延更广、涵盖面更宽阔的学科。国际汉语教育,是什么学科?我们认为,这个学科的本旨依然是汉语教学,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目前,社会上对这个学科的性质、学科的地位认识尚不十分清晰,甚至还存在诸多误解与偏见。认识问题的存在,正表明学科研究的不足和薄弱。因此,有必要从观念上和舆论上,正本清源,使国际汉语教育学科沿着正确的轨迹发展。

一 国际汉语教育学科的沿革与发展

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不能割断历史,都不能一空依傍,由微而著,由晦而显,由细流而成巨川,在继承和创造中前进,是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

我国以现代汉语白话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至今已有八九十年的历史。新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也已走过 60 年的不平凡历程。对外汉语教学已具有科学的课程体系和成型的培养模式,所实施的汉语预备教育、汉语短期速成强化教学、汉语长期进修教学和汉语四年制本科教育,已构成完备的教学体制,具备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制度,可